



我住島外島

莊祚敏

幸福並不是不可能的。久久的沈默，我能聽見枯葉落地的響聲。

當你立於陽臺上唱歌的時候，我就坐在這裡了。幸福並不是不可能的。我猛然站起，又坐下。你不該和自己辯論的。但是，找誰辯呢？臺灣海峽隔得並不太遠，怎麼聽不到你的歌聲呢？

今夜，天庭必有豐盛的晚宴，必有一位冒失的仙女，爲了趕赴不能遲誤的歡宴，而無暇拾起失手四散的鑽粒，寒光照你，也照我幽明深邃的思維。除了一顆準備受傷的心而外，你無所憑藉。不久前，你所欣賞的萬道霞光和閃耀的水波，宛如你的過去，燦爛而虛假。

生活的斷面，漸漸地譜成一首塞外謫放的古詩。船出海時，你還渾然無覺，未來的一年，你會嚐盡割捨的痛楚，孤立的苦澀。人必需歷經顛沛，困頓，驚險才能成長。我說。我泰然地告別我的母親，告別了竹影山窗下的至友。船出海時，我揮手吻別夕照微靄中，金黃的港。

我正奔赴蠻荒？我生命的歌，該伴有號角的聲音？

今天雙號，聽不到砲聲，也聽不到你的歌聲。我忽然很想點亮馬燈。如果將它掛在蕃婆樹上，風吹時，會搖啊搖的，寒山連火，明滅林外。即使無風，古銅的光澤，會烘映靜靜的碉堡，深深的戰壕。假如是白天，你一眼就可看出這是山崗——在臺灣，在大金門都看不到的——衰枯的野算，落盡黃葉的苦棟枝極、蕁蕁、以及風沙。假如是白天，你會很喜歡帶一條狗出來奔跑或散步。在山崗上散步。（你依然是那怕狗的女孩子嗎？）可惜缺一根短笛，一根長長的手杖，這裡最適宜牧羊。

每一條路都一樣的荒涼。（昨日開着的小花，今日已毫無緣由的凋謝了。）你已走過無數次，戰壕仍是陌生的戰壕，碉堡依舊是陌生的碉堡。你穿着長筒皮鞋，鬆軟的沙土自然留印深深，你害怕嗎？不必害怕等你回來，風已把這些吹散，時間會令一切消逝。設想你又有一次站在教學大樓平臺上的可能，你只能憑吊，你絕對不會再說，實驗大樓前的樹木，種得莫名其妙。你不會再說，那些長不高的楓樹，都該砍掉。你不會再要求，學校應該增加道，減少那。如果你還在這島上住下去，你就永不會忘懷校園內芊芊碧草的溫柔。

我的眼簾，映有校園調和的鮮明色彩，剔透玲瓏的樓影。本不適於遠眺。而在崗上，望見散列的海礁，蒙着戰爭的陰影，成了人爲的藩籬。我就想飲一杯，濃烈的咖啡，加上白糖。當我們相見，你該也品够接近與遙遠相混的它的滋味。

這裡的冬天，更像冬天。臺北 6°C 的時候，大金門 4°C 半，這兒更冷。可惜沒有下雪，玉山

不知有沒有下雪？反正，你未能完成抓一把雪的宿願，我也未能。我抓起的是一把異域的塵沙，向你祝福。

你離開三張犁，我就不會再去公墓上徜徉了。啊！吾友，你不該這麼說的。至少，今年杜鵑花開的時候，你該去拜訪那座鐫刻「恩愛永存」的墓園，你該告訴它，我已開始漂泊，該告訴她，我以後見過的墓園，含有濃濃的煙硝味。當今年杜鵑花開的時候，疊翠山麓必然一片燦爛。只是我擔心，那座醜陋的公寓，是否會遮盡學府怡人的風光。

駐進古寧頭時，熾熱的戰事已經飄遠，我的手只能隔及牆垣彈痕的冰冷。人家說那古宅深閣的夜，晚常有軍靴踱步。我迷信很深，夜夜獨處，竟渴語一見幽魂。那時，或可聽來一個神奇的故事。然則，四個月，一無所獲。我不愛流浪，但命運要我流浪。於是，我豪爽地接受了旅金同學的歡宴，成了一粒蹦得最遙的種子。

一首放逐塞外的古詩，我還未感覺。至少，那時還未感覺。我依然存在對陌生環境的新奇，愉快地數着月圓。現在，當然不了。文明的誘惑一直襲我。我不敢奢望去此地再能見到，黃昏未褪或剛褪的時分，別緻的鎊絲燈亮出形態大樓的典麗和古意。只要能讓我再看到日光燈，也是一種喜悅。我忽然很想點亮馬燈，雖然今晚有星星，也有月亮。

在島外島，前線的前線，寥落無行人。美麗的藍鳥，不知人類分隔兩地的酸澀，恁地飛翔。我懂得了很多，也遺忘了很多。迫切地想學喝酒，當我舉杯高粱，對飲何人？吾友全在海山之外。當我舉杯高粱，悲哀地飲盡，我將堅強起來，像木蕪黃堅強地直立在砲彈呼嘯的秋空下。今夜，聽不到砲聲，另一個寒冷的夜晚，你聽到的。那時，你躺在軍床上，一發就落在前邊的馬路上，一發落在左側屋頂上。你在想，第三發呢？將落在你的頭上，身上，腳上？多麼可笑，多少人匆忙地奔赴死亡，而你却靜靜地等待，那一次，你死了，你的死不也美若夕陽。戰爭？粗獷的夢。夢裡，松山寺的晚鐘，會爲我超渡亡魂。

沒有電唱機，已不能再聽沙拉沙特的流浪者之歌，那感傷的歌，我應該能够聽懂了，是的，那小提琴震顫的音符，低訴着疲憊的馬，風沙中寂寞的遊俠。你說，他會飲馬井邊嗎？會的。一定會的，啊！打水的是誰家姑娘？你別驚訝，別怕。我只是陌生的過客，久仰貴地大好風光，信步而來。他摘下了破帽，做了一個很瀟灑的姿態。他說：「數完了十二次月圓，我將歸去。」她還是跑了，而且是慌張地跑了，飄動的長髮，多麼熟悉。你在陽臺唱歌的時候，月亮很美。我起來走了兩步。回房，點起了馬燈，又把它吹熄。